

周策著

風香花雪



1247.53 45627

24

冰雪花皇



北岳文艺出版社

周策 著

风 雪 花 皇

周 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82 印张: 8.625 字数: 188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6 000册

*

ISBN 7—5378—0470—2

I·448

定价: 4.50元

内 容 提 要

江南名妓陈圆圆天生质丽，艳冠群芳，操琴弄瑟，闻名遐迩。嫣然一位花国女魁，名噪一时青楼粉黛。墨客骚人，以一近芳容而为快，豪门巨贾，亦千金买笑之色徒。月满西楼，鬻歌卖舞，红尘哭笑，几许情真？陈圆圆一生悲恨，留名史册，后世人毁誉相参，抚膺长叹。

本书格调清新，笔触细腻，情节哀婉凄绝，悲慨感人，是一部熔思想性、可读性于一炉的上乘读物。

大雨，大雨，大雨！

滂沱的大雨，遮天盖地没缝没隙地整整下了三天三夜，大河水漫了，田野里庄稼淹了，然而，暴风还肆意扶着大雨，犹如一匹巨大无边的瀑布，横扫着太仓州昆山县城，城内城外沉浸在一片茫茫混沌的雨的世界里。

这天夜里，城南坎读村一家姓阮的小酒店里的女店主，正在临产，突然，一道电闪划破了黑沉沉的雨的夜空，把阮家产妇的房屋照得雪亮，雪亮！紧接着，一声忽啦啦的炸雷，似乎震抖了整个世界，霎时，风停雨止，刚才还一直暴戾疯狂的暴风雨的嘈音，也随之消声匿迹，偌大的世界一时安静得象一湖死水。就在这时，女店主生下了一个白嫩嫩的女娃，这个女娃子一坠地，就非同寻常，不象一般婴孩那样闭着眼，只管蹬腿呱呱乱哭！她是既不蹬腿，又不啼哭，只是睁大那双乌溜溜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这时，一弯明月，冲出雨后的湿云，高挂在半空里，把它明亮柔和的光辉洒进女店主的产房里！

知书达理、善理琴弦的父亲为女儿出生时的奇景感到庆

幸，他认为这女娃子将来定是不凡才女，兴许还有皇后之望。

周围的邻居乃至整个坟读村也都为这女娃一到来，就为人间消祸灭灾而祝福。

然而，孩子的母亲却因临产时被惊雷所吓，血崩，到快天亮时，就永远告别了自己初到人间的女儿，管自西去了。

是坟读村好心的婆娘们，你一哪奶，我一哪奶，好歹喂满了十个月，然后，由他父亲冷一口热一口地拉扯到十岁。由于她生时，大雨如注，又骤然而止，父亲给她取名邢沅。

十岁的邢沅，已出落得象朵洁白的初开的白玉兰那么可爱，那双眼睛特别灵秀，眼睫儿长长的，睫毛也是长长的，白的地方那么白，黑的地方那么黑，清亮清亮的，象两汪秋天深山里的潭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小邢沅聪颖、伶俐。秀才出身的父亲虽不善经营酒店生意，却琴、棋、书、画，样样是里手。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忧伤，但小酒店里还常常乐伶满座，弦歌不断。幼年的邢沅就在这小小的音乐天地里整天熏陶着，耳濡目染，再加上父亲悉心的栽培，七岁就让她理琴、唱戏，八岁就教她吟诗、作画奕棋，还特地请人教她绣花刺锦。可不，小邢沅出世那一幕不凡的风云突变，父亲邢文秀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将来定是非凡才女，甚而有妃、后之福相。因此，他每天不懈地呕心沥血地哺育着一个才女或者一个妃、后应具备的条件——那就是诗、画、琴、书。外秀中慧的小邢沅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她八岁就会弹《雨打芭蕉》，会背诵李清照的“井梧吟”、“鸳鸯草”，到了十岁就弹得一手《雁南归》和《十面埋伏》，把那《雁南归》中秋娘思夫的忧伤思绪和《十面埋伏》楚霸王悲壮情怀

抒发得那般淋漓致尽，恰到好处，以致使听她弹唱的乐伶们无不为之惊讶！而她绣出的花鸟，水灵灵，扑楞楞，犹如大自然里真的鲜花小鸟一般，更使人赞叹不已。

这一天初秋的傍晚，父女俩关好店门，又坐在店铺后面的小院子里，桐叶知秋，小院子东角那棵高高的梧桐，在初凉的秋风里，开始发黄了。父亲望着那棵桐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自己教过唐朝女诗人薛涛八岁时写的名诗，便学薛涛父亲的样子，有意念了上半两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聪颖的小沅也学着薛涛，脱口而出：“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

父亲听罢，微微地笑了。他觉得女儿确实记忆过人，过目不忘。但那毕竟是唐代薛涛小时候的名句，自己的女儿有没有象薛涛那般才气呢？父亲很想试一试她。这时，正巧一轮明月冉冉地从桐树背后的天空里升起来，月光透过秋风摇曳的桐枝桐叶斑驳影子，洒在小院子的地面上，煞是好看，父亲诗情大发，便有意吟了两句：

“魄依桐叶小，扇逐汉机团”

小邢沅见父亲吟了两句，突然不吟了，知道父亲学着薛涛父亲的样儿，让自己接吟下去，好强的她，不甘心学不了小薛涛，她的心扑扑地跳着，那双敏秀的长长的眼睛眯缝着，思索地看着那棵桐树后面的月亮，不一会，她终于脱口接吟道：

“细影将圆质，人间几处看。”

“好！接得好！”父亲从竹椅上蹦了起来，把个小邢沅一下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连连不绝地说：“女儿，你是一代才女，一代才女。”然后，在清亮的月光下，又细看了

女儿秀美的容貌，连声笑着说：

“女儿，瞧你这般艺色双全，将来定有妃、后之相！哈哈！”

二

时间虽匆匆过了四个春秋，秀丽的邢沅却象新柳般地长大了，长高了，那白粉粉如玉荷花的面庞，轻盈盈似秀竹的身影，每到一处总惹着人们情不自禁地去睨她瞅她。

这一年腊月，昆山县县令王天霖的独生女儿要出嫁了。王小姐对嫁衣十分讲究，对每件外衣都要绣上好花好鸟，县城里几个有名的绣花女手绣的花，都不使她称心，后来听说，城南坟读村阮秀才的女儿绣的花，如真的一般，就派了轿子，硬是把邢沅请进了县府里。

邢沅也真会绣花，给她一根银线，她会给你绣出一小朵亭亭玉立的白玉兰，给她二根金丝线，她又很快绣出两朵腊梅花，要是给一把五彩的丝线，她会绣出一对飞翔的缤纷五彩的金凤凰，若是金线银线尽她选用，她会绣尽天上彩霞，人间百花……

她绣呀，绣呀，整整从秋海棠谢绣到腊梅花开。什么“并蒂莲开”、“梅雀闹枝”、“鸾凤牡丹”，只要说得上的应有尽有……把个王小姐的心绣得心花怒放。同时，也把那个县令王天霖看得眼花缭乱，心神摇荡。他的一双黄沌沌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邢沅那张秀丽白皙的脸蛋，象一只花雄蚊咬住雌蝶似的，闪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欲光。这一天，王小姐穿着美丽的绣衣心满意足地出嫁了。

也就在这一天，邢沅也拿着王县令沉甸甸三百两银子飞出了县府。那心情、那愉快，象一只被关了几个月的小鸟，突然挣脱了笼子，自由自在在天空里飞翔一样。

邢沅很快回到了家。她一下扑到父亲的怀中，一个劲地叫着“爹，爹！我回来啦，回来啦！”象一只迷路的小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窝，见到了母鸟那么唧唧啾啾地甜叫着！

父亲见到女儿却是既喜出望外，又悲泪盈眶，那欲喜又悲的神情，叫女儿惊愕又莫测！

“邢沅，你好歹回来了！”父亲神色忧伤地说：

“回来就回来了嘛，有什么好歹不好歹的。”女儿不解地说，“再说，王小姐见我花绣得好，待我还不错，有时，还亲自给我送莲子羹吃，嗯，她私下还给我二十两银子呢！说给我额外的酬谢！”

“哦！”父亲眼神却显得更混浊，脸色更灰白，“那县令给你多少银子呢？”

“三百银。”邢沅脱口而出，显得有些兴奋地说，“爹，我家小酒店正缺资本，这下你可别再发愁了。”

“沅儿，你说，人家王县令是城里有名的雁过拔毛的小气鬼，你给他女儿绣了几朵花，他能给你那么多钱吗？”父亲用忧愁的语气反问。

机灵的女儿似乎意识到什么，但她毕竟还未成年，一点朦胧的意识，很快掠去，她并没有因父亲反问而引起惊慌。

父亲却长吁短叹！一脸愁容！甚至连平时最喜欢的酒也不喝了。

这下，才引起了邢沅的惊慌。可女儿再三问他为什么，他却只是摇头叹气，泪汪汪，欲说不能。

这样，邢沅在令人沉闷，窒息的气氛中过了两天。

两天里，父亲一直沉默不语，晚上，邢沅突然听父亲在小庭院，弹起他最拿手的“十面埋伏”！那琴声之激越、之纷乱、之悲忿，是女儿从未听到过的！凭她灵慧的感觉，父亲一定有什么大事疑决不下，在如此狂乱地弹着“十面埋伏”！

“嘞！”一声脆响，倏地传进邢沅的房里！邢沅知道父亲弹断了一根主弦！就在这时，她又忽听得“哗啦！”一声，啊！那是父亲摔琴的声音，她正想跑出去问父亲怎么啦，父亲却气咻咻地跑进她的房间来，对女儿断然地说：

“沅儿，那王县令枉为父母官，不是人，他都六十二岁了，竟想娶你为三妾，狗不要脸皮的，亏他派人来说亲！”说到这里，他不容女儿说什么，就急呼呼地说下去，“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你不嫁他，他又不怕你不嫁，田鸡总斗不过水蛇的，我唯一的办法，只有让你逃！”

“逃？！”邢沅一向在平静的生活池水里泡大的，一时听父亲说让她逃，两只秀眼里扑闪着惊乱的光。

“嗯，今夜就逃！逃到你姑母家去，要不，赶明儿，人家派人送聘礼来，再逃就难了。”

“爹，那你怎么办？”女儿哪离得开父亲，相依为命的父亲，她哭着说，“爹，我离不开你！永远离不开你！”

“爹知道，正因为爹也离不开你，所以不能把你往那个行将朽木的王狗官的怀里推，你就暂时去你姑母家，待日后，爹给你相个帝皇、将相之才的，就订亲。让他那个王狗官，狼吞刺猬，下不了口！”说罢，邢文秀就匆匆出去，急急忙忙雇来一叶小舟，然后，打点一个小包裹，又让女儿抱

着她那张心爱的琵琶，关上小酒店，带着女儿，直往苏州飘去……。

三

邢沅来到苏州姑母家。

姑母是个女裁缝，家道贫穷。她见侄女儿避难而来，心里很是同情，再加上邢沅心灵手巧，绣得一手好花，正好做她的帮手，便让邢沅住下来。

这样父亲也就放心了，他在妹子家待了几天，就告辞回昆山去了。

谁知，没过几天，那昆山县令在索娶邢沅时，发觉邢文秀竟将女儿匿藏他处，硬是威胁他交出人来，邢文秀被逼得走投无路，又不忍眼睁睁看着女儿往棺木中推，便一条麻绳，悬梁自尽了。

噩耗传到邢沅耳朵，邢沅哭干了眼泪，连喉咙也整整哑了半个多月，还是姑母横劝直劝，好歹把她劝住了。就这样，邢沅失去了世上唯一的亲人，从此定居异乡，跟着姑母过着靠两手飞针的清苦生涯。由于姑母家姓陈，让她也改姓陈，姑母希望她将来万事俱圆，因此给她取个名字叫圆圆。

秋天带着落叶的声音又来了，城北桃花坞荒坵里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钻出来，开着一朵朵小黄花，在灿灿烂烂的小凉风里抖颤着，成队成队的大雁在高深的天空里向南飞去。目睹着这令人怀念的秋景，圆圆不禁想起了老家，想起了逝去了一年多的父亲，她情不自禁弹起了一曲伤感的《秋思》。

自从来到姑母家，圆圆只勤快地跟姑母绣花，裁缝，挣钱混饭吃，哪还有心思去理琴，今天她一曲清丽又哀怨的《秋思》，使姑母为之惊愕，同时，也惊动了邻居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姓李，叫花娘，丈夫是苏州河花船里的头脑，她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给那些坐花船的有钱官爷阔少“拉红线”的角色。

李花娘一听隔壁突然传来一片悦耳又委婉的琴声，凭她在花船中来往十多年的灵敏的听觉，听得出这琴声并非出自一般女子之手，于是便循声而来。当她刚踏进门槛，一下把她惊愕了，怎么隔壁女裁缝家里，突然冒出了这么个美若天仙般的妙龄女子？！她心里却也暗暗责怪自己：这可是棵摇钱树！我怎么没早发现哩！李花娘这可怪错了自己，陈圆圆自进姑母家来，一个心眼跟姑母绣花，裁衣缝锦，也没空儿出门去游玩，她怎能见得到她呢！再说，李花娘自己也整天为达官贵人拉红线，忙得连吃饭也三扒两咽的，今日子，她自觉有些头痛发热，身子不适，才难得在家里闲一天，想不到居然发现了这么个踏破钉鞋子也无处觅的妙龄美女子，她可真象老鹰盯着小鸡，说啥也不肯放过赚大钱的良机了。

“嘻嘻嘻！”李花娘见着陈圆圆，头也不痛身也不热了，咧开那张蛤蟆嘴巴，笑嘻嘻地对陈圆圆姑母说：“陈家妈子，你也真会藏金娇儿，家里有着这么个漂漂亮亮的小女子，也不给人瞧瞧！嘻嘻嘻！”

“她是我的侄女儿，家里遭了殃，父母都死了，没处投生，就到我家来跟我学点破手艺。”姑母实实在在对李花娘说。

李花娘听了心里更觉得象棉桃格崩一声咧开了花，便漾着甜甜的花波纹，对圆圆说：

“小女子，你叫什么名字哇！嘻嘻，说给隔壁姑妈听听。”

“以前叫邢沅，现在姑母给我改名叫圆圆。”圆圆两只秀眼瞟了李花娘一眼，又怯生生低下头，小声地回答。

“哦，你姑母真会给人取名儿，圆圆，大富大圆、大团圆，将来定能嫁个大官人，福福气气，团团圆圆过一辈子。嘻嘻嘻！”李花娘的话好象水蜜桃一样甜，说得姑母和陈圆圆心里都象灌了一匙蜜。

“嘻，圆圆，刚才我听你弹琴，弹得真象模象样，让人听着怪动心的，可惜这儿没个儿懂听琴的，赶明天你跟我出去，给那些懂听琴的弹几曲，保管你能赏得好些银子来。”

李花娘放鱼饵了。

姑母知道李花娘是个踏花船拉红线的角色，要是圆圆一跟她出去，准是白布掉在染缸里，从此休想洗清了，可想到自己家境困苦，听李花娘说一天能赚好些银子，这比做裁缝不知要好多少倍！何况，圆圆有才有色，将来说不准，象李花娘所说的，能攀上个达官贵人儿，自己老来也有个靠傍，后半辈子可享清福了，便对圆圆说：

“圆圆，这隔壁姑妈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你若愿意，姑母让你出去显显你的手艺。”

圆圆不知道李花娘所说的那些能听懂琴的人是哪些人，嗯，准是以往象自己家中那些父亲的好友乐伶，心想，这里整天价跟姑母绣花，裁缝，够气闷人的，自己出去跟这隔壁姑妈见见世面，舒畅舒畅也好。

她没有点头，但也没有摇头。

拉了十多年红线的李花娘，一睨陈圆圆的神情，知道这小女子此时此刻的心思，便又进一步说：

“圆圆，有隔壁姑妈在，说啥子也不会让你吃亏的，你只管放心好了。陈家妈子，你说是吗？”

“是哩！是哩！”圆圆的姑母连声应道。

次日一早，李花娘就串过门来，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裹，笑嘻嘻地对圆圆姑母说：

“陈家妈子，我说的话象钉在秤杆上的星眼儿一样，今日子，我真来领你侄女儿出去逛耍哩！”

圆圆姑母也笑脸相迎，喜溢眉梢地奉承道：

“哪个不知你李花娘说的话象包裹带上钉扭扣，又紧又实的，嘻嘻！”说着，便回头对正在梳妆的陈圆圆催道，“圆圆，你还不快梳妆，李花娘来带你去玩耍呢！”

李花娘忙说：

“陈家妈子，你别催别催，姑娘家嘛，出门去，谁不想打扮个水灵灵、花模样的。”说着就赶快碎步走到圆圆的梳妆台前，只见那一面梳妆台的椭圆形的镜里面映出一朵白粉粉玉荷花似的脸蛋儿，再加上梳着一个高耸耸的水云髻，那模样儿，连李花娘看了也格崩心跳了一番，心里忖着：象这样的美貌女子，就是我变成了男子，也会追着不放哩！

陈圆圆见李花娘已在身后，不好意思再细擦细抹的，就起身去换衣服，可是，换来换去没一件新的，不禁一脸儿灰云，是哦，自从进了姑母家，她手里不知给人家裁缝了多少新衣，却没钱给自己量一件，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李花娘见圆圆知道她为寻不着一件新衣难过，便雪中送炭道：

“圆圆，你别找衣啦，隔壁姑妈早为你准备好啦。只不知你穿着称心不称心。”说着便打开手里的小包裹。

此时此刻的陈圆圆确实最需要一套称心如意的新衣衫，见李花娘给她带来一套新衣服，两只眼睛忙往李花娘的小包裹里瞅，一看，唷，是一套翠绿碎花镶金边的衣裤，圆圆从出娘肚皮，从没见过这样好看的衣裳，她想：这衣裳穿在自己身上不知该有多漂亮，但她转侧一忖：不能穿，那是别人家的衣裳，借衣衫穿即使最好看，也会让人家说闲话，我穷也要穷得象模象样，不能让别人看轻！便随手拣起一件半新不旧的粉红的小袄子，一边穿上，一边对李花娘歉然地说：

“隔壁姑妈，多谢你啦！圆圆从小不喜欢穿别人家的衣裳。因为借着穿的衣衫，即使最好最美，也是属于别人家的，我觉得还是穿这件小袄子舒适，要不，我会整天儿难受的。”

陈圆圆这腔象山岩里流出来的清泉般的话，说得李花娘心头不禁一颤，可不，她给多少小女子拉过红线，都是先用新衣衫作为诱饵，然后，渐渐让她们乖服在自己的手下，拉下花船的，可是眼下这个乡下来的小女子的心思，却非同寻常，她不禁对她刮目相待，便顺水推舟地连声道：

“随姑娘的便，随姑娘的便，嘻嘻，姑娘是天下少有的好模样，穿啥子衣裳都叫人看了称心顺眼的，哎，时间不早了，圆圆，我们该快走了！”说着便拉着陈圆圆紧步慢步地出了门，就这样，陈圆圆跟着李花娘出去踏花船去了。

当时，苏州的花船很多，大都停泊地仓桥浜一带，往来于阊门，虎邱之间，这种船都很有气派，双开门，四门都摆着精丽的花卉，飞鸟，彩凤，船里也很明亮、宽敞，能摆下

两桌筵席。船里的布置也讲究极了，正中挂着莲花似的华灯，两旁挂着应时应节的花篮，那桌椅全是红木花梨嵌大理石做的。这些大理石也非同寻常，呈现着大自然的山水风光色彩。

陈圆圆第一次来到这陌生的花花世界，既感到新鲜，又感到胆怯，她羞赧地躲在李花娘的身背后，偷眼看着，坐在那些红木椅子上打牌、喝酒、猜拳的老爷阔少们，也看着那些陪坐在老爷、阔少们身旁的陪笑喝茶弹琴的少女少娘们，她心里不禁一惊，心想，这些女人在干啥？莫非就是曾经听爹说过的那些给阔人们卖笑的歌伎，那可是件丢脸的事，我可千万不能干！

圆圆心里正这样忖着，忽见得坐在正舱左面的一个胡须已经花白大官模样的老头，笑嘻嘻地对李花娘说：

“李花娘，你今天给咱拉来的是凤仙花，还是白玉兰哇？哈哈哈！”

“给你杨大人拉的哪会是凤仙花，自然是白玉兰嘛！嘻嘻。”李花娘一面嘻笑着，一面把身后的陈圆圆拉出去给那位杨大人看。那杨大人一见陈圆圆那般丽质花姿的模样，竟瞪大了那双黄浊眼睛，一时喜得不知说什么好，半晌才狂叫道：

“西施！西施！好一个再生西施又进吴国了！我可要好端端做一番吴王了！哈哈哈！哈哈哈！”说罢，随即，向李花娘抛过来十两花银。

李花娘一面递给陈圆圆二两，一面催着陈圆圆说：

“圆圆，算你长相美，福气好，杨大人相中你了，你快弹一曲给杨大人听听，杨大人是天下最能听琴的，你快弹奏

吧！”

可陈圆圆却只是惶惑地站着，怔怔地好久好久，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四

时间在惊人的速度中流逝，陈圆圆被李花娘骗入花船，当了歌伎后，已匆匆过了三个春秋。几度春风秋雨，使这朵苏州花船的名花，开得艳丽无比，是的，年方二九的陈圆圆，以她绝色的才艺和俏丽绝伦、婀娜多姿，压倒了江南姑苏的群芳，那些达贵显官、文人学士不但把她和当时艳名远播的名妓杨宛叔、柳如是、顾涛、董小宛、娇姬、崔琼花、李十娘，列为八大花国天仙，而且还被捧奉为花国女皇。不错，陈圆圆的确以她的超群的色相和技艺征服了苏州这个古城，不论是男的，女的，穷的，富的，还是狎客阔少，风流雅士，通衢小巷，楼船画舫，几乎无日不在谈论这个花国女皇，其热烈程度，比谈论当年杨贵妃出浴醉倒唐明皇更甚！那些千金轻于一掷的豪贾显贵们无一不想一睹芳容，片刻清谈，一局围棋，都会被当成至高无上的荣耀，作为向亲朋好友们夸耀不已的谈资，更有甚者，竟不惜毁弃家业为缠头。是的，她成功了。把苏州所有的青楼女子打得落花流水，席卷败北，她以淋漓痛快的胜利，使醉生梦死的古城颠狂了。

然而，天下也真有“红颜薄命”这回事，正当“花国女皇”狂热之风席卷这个古城时，她的姑母突然暴病而死，她失去了世上唯一的亲人，纵然这个亲人当时并不对她怎么亲，但如果没有姑母，她哪能到这里来避难，说不准早已落